

雾锁 青石巷

王良璞
○
著

即使理想败给荒唐，
高尚者依然高尚。

山东文艺出版社

即使理想败给荒唐，
高尚者依然高尚。

雾锁 青石巷

王良瑛
○
著

山東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雾锁青石巷/王良瑛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2

ISBN 978 - 7 - 5329 - 5060 - 7

I. ①雾…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6783 号

雾锁青石巷

王良瑛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com

读者服务 0531 - 82098776 (总编室)
0531 - 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9 - 5060 - 7
定 价 36.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 1 / 第 一 章 很有必要
- 14 / 第 二 章 读 信
- 24 / 第 三 章 因为表现
- 36 / 第 四 章 荒唐心机
- 54 / 第 五 章 祈 仙
- 65 / 第 六 章 夏日的沸腾
- 79 / 第 七 章 沙滩之欢
- 91 / 第 八 章 好一支绣花歌
- 120 / 第 九 章 竹板这么一打
- 135 / 第 十 章 死亡演义
- 154 / 第 十 一 章 吃了饺子没下手
- 162 / 第 十 二 章 十天的痛与笑
- 184 / 第 十 三 章 裸 相
- 200 / 第 十 四 章 石头屋
- 214 / 第 十 五 章 坚决不让贫下中农打光棍
- 228 / 第 十 六 章 新 婚
- 242 / 第 十 七 章 童 真

- 254 / 第十八章 一石激起千层浪
- 265 / 第十九章 梦中伊甸园
- 276 / 第二十章 诡异季节
- 297 / 第二十一章 春天里
- 310 / 第二十二章 也是春天里
- 320 / 第二十三章 一场雨
- 333 / 第二十四章 一夜间
- 345 / 第二十五章 致命之击
- 361 / 第二十六章 沉 雾
- 370 / 司空见惯的场景

很有必要

第一章

李武要偏脸看了看天，挥起双臂：“抓紧抓紧，日头都快跌进西山窟窿了，还得开欢迎会呢！”五个知识青年应声排成一队，公社中学的锣鼓队敲打起锣鼓，一千人雄赳赳气昂昂进了陶家乔。

欢迎会的会场设在村后一个很小的打麦场里。主席台正中挂着毛主席宝像，宝像两边是大红条幅：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台上一张桌子。台下两条板凳上坐着五个知识青年。全村大人孩子悉数到会，总共七八十口。

李武要站到桌子后面高声宣布：“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现在开始！”场上即刻噤声。李武要原职是陶家乔所属的大乔公社党委宣传委员，运动开始后靠边站了两年六个月，现已获得解放，被公社革命委员会任命为大乔公社知识青年办公室主任。欢迎知识青年大会是他获得解放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挺胸昂头，显出极大的亢奋。“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今天起，我们大乔公社陶家乔大队又添了五名新社员——”李武要逐一点名，把五位知识青年作了介绍：姚晓红、向春晖、宋秋媛、艾琳、艾珺。点到哪个的名字，哪个就从板凳上起立，转身，朝大家鞠一个躬。知识青年介绍完，李武要从褂子口袋里掏出了两张准备好的稿子，开

始正式讲话。“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接下来是祝愿，“陶家乔的贫下中农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台下群众举起红色语录本一起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李武要喊：“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台下群众举起语录本一起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由于台下人少，又是女人和孩子居多，即使男人们也因参加的像样活动有限，一起喊的时候声音不够整齐雄壮，但并没有影响李武要讲话的气势：“今天我们陶家乔隆重地举行欢迎大会，欢迎从岛城来的五位知识青年。这五位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从繁华的岛城来到我们大乔公社陶家乔大队安家落户，是革命的行动，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后面，李武要阐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什么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有力措施，保证社会主义铁打江山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念完了意义又念要求，对知识青年的要求，对贫下中农的要求。农历四月的天气已经有了几分暖意，李武要念得卖力，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小的汗珠，台下群众已经失去耐心，说闲话拉家常的声音由小渐大。李武要却不在乎，如虹气势一以贯之，一字不苟地把整篇讲稿念完。

接下来，陶丙万讲话。陶丙万原来是陶家乔大队的支部书记兼大队长，“文革”一爆发，公社中学跑来几个深入农村闹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发动群众斗了他一次。没斗出个四五六，陶家乔就还是陶丙万主事，不过官衔改成了革命委员会主任。陶丙万讲话没有讲稿。即使有讲稿陶丙万也不会念，陶丙万不识字。陶丙万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先学习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很有必要，各地……各地……”后面还有一句“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三天以前李武要专门教了他，并且反复强调，这一句对他很重要，非说不可，一定背过。陶丙万好歹背过了，一上台却又舌头发硬“各地”不出来了。陶丙万说起话来嘴里舌头多，话一急舌头们就打仗，就听不出是中国话还

是外国话。陶丙万嘴里“各地……各地……”一个劲儿地转悠，台下哄地笑炸了锅。场边嗷的一声嘶叫：“笑什么笑！”一个男子端着一杆枪，右手稀里哗啦地拉动枪栓。他是民兵连长一杆枪。一杆枪端着的那杆枪里并没有子弹，但拉动枪栓的声音还是有点震慑力，笑声戛然而止。一杆枪于是把枪收起来，重新背到右肩上，左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围着场子一冒一冒地走动。台上陶丙万脊梁上的汗消了大半，干脆不再去计较“各地”后面是什么话，祝了“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后大声地说道：“今天岛城的五个革命青年到咱陶家乔来了，刚才李主任说得明白，往后他们就是咱陶家乔的人了，就是咱陶家乔的贫下中农老少爷们了，和咱一堆干活一堆吃饭了。那样嘛，有咱吃的就有他们吃的，没有咱吃的呢，也要有他们吃的！还有要紧的一宗，一个一个给我听实落了，革命青年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谁也不准欺负他们！咱们陶家乔一没有地主二没有富农三没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色的贫下中农，革命青年和咱贫下中农是一家，革命青年到了咱陶家乔，咱陶家乔的贫下中农就得对他们的爹娘有个说头。有个什么说头呢？就是要他们吃得饱，过得好！吃得饱过得好，他们到咱陶家乔来才是很有必要！”陶丙万把手攥成了拳头，砸地砸在桌子上，就势鞠了个躬。台下又笑。

知识青年代表姚晓红讲话，把欢迎会推向了高潮。她跳舞似的到了台上，胸膛挺起，小腹后收，陶家乔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生动的造型，场子里七八十号人不约而同地哟了一声。姚晓红也是先念最高指示，再祝“万寿无疆”“身体健康”，但那声音却与众不同。县文化馆随行采访准备编创文艺作品的青年馆员杨春风，在写给县广播站的稿子中对此作了这样的描绘：“她的嗓音比陶家乔山涧小溪的流水还要清脆，比陶家乔槐树林中小鸟的鸣唱还要婉转。”姚晓红说：“陶家乔山清水秀，陶家乔贫下中农勤劳朴实，我们决心好好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和思想感情，扎根山区战天斗地。我们要站在陶家乔，放眼五大洲，炼一颗红心，磨两手老茧，滚一身泥巴，红心永向红太阳，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姚晓红接着唱起来，唱的是毛主席的那段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不光唱，还表演。杨春风在稿子中发自内心地赞美：“时而轻盈地旋转，时而坚定地挥臂，唱出了时代的音符，跳出了时代的节拍。”台下的人看得若痴若醉。正在麦秸垛后面撒尿的插花头，一泡尿还没尿完，听到歌声忙不迭地边提裤子边往回跑，剩下的半泡尿全撒在裤裆里都浑然不觉。

姚晓红唱完了跳完了，人们齐刷刷地把五个知识青年围了个密不透风。陶丙万只好高声解围：“闪开闪开，革命青年要去吃饭了，吃饭了！”老太太们就问陶丙万：“吃完饭还演不演？”她们本来是为记半天工分才到场院里来的，到场院里来也不知道要干什么，现在终于才弄明白原来是队里花上工分请她们来听歌看舞的。陶丙万把拳头举起来大声地喊：“他们不是来唱歌跳舞的，他们是革命青年，革命青年来上山下乡。闪开闪开……”

大家闪开一道口子。陶丙万前头带领，呼呼啦啦往大队办公室院子里吃饭去了。

这顿饭竟也吃出了好多内容。

这好多内容全是从保管员陶八斗那条黑公狗发端的。

其实保管员陶八斗家的那条黑公狗是一条挺老实的狗。这条挺老实的黑公狗一天到晚总是跟着主人陶八斗转。今天陶八斗和妇女主任岳素云做饭，它当然也毫无例外地跟了过来。按规定，知青每人供应两斤面粉、四两猪肉。昨天，会计陶九顺把面粉和猪肉都买了回来，岳素云到菜园拔了两提篮菠菜。整整一天，陶八斗和岳素云就忙着蒸馒头，蒸窝头，切肉熬菜。那条黑公狗于是也就跟着得到了许多好处：先是岳素云狠了狠心掰给它一小块窝头，菜熬好以后，又把夹在肉里的两根小肋骨捞出来便宜了它。黑公狗吃得心满意足，安安稳稳地趴到院子角落里闭目养神去了。

陶丙万领着吃饭的人呼呼隆隆地来到院子里。陶八斗和岳素云早把一盆菠菜熬猪肉、一筐箩白面馒头、一筐箩玉米面掺地瓜面窝头和四摞黑瓷碗摆在了院子中央。盆里、筐箩里一齐往外冒着白白的厚厚的热气。热气飘散到空气中，猪肉、馒头的香味弥漫到了村子的昏昏晃晃，便有孩子和个别大人跟着吃饭的队伍跑过来。来得最多的还是鸡狗鹅鸭，它们没有

脸，有脸也不知道发红，哪里有香味就往哪里去。大家急于开吃，谁也没有注意鸡狗鹅鸭群里的那条黄公狗。可是趴在角落里的黑公狗看到这条黄公狗了，从黄公狗一进院黑公狗就盯上它了，一盯上它十天前那个上午的情景便浮现了出来——那是一个足够温馨的上午，阳光暖暖的，连一丝风也没有。就是这样一个温馨的上午，陶八斗的黑公狗和全陶家养长得最漂亮的那条花母狗在牛头山下温存起来。花母狗已经发情一天半，黑公狗也就和它在牛头山下温存了一天半。今天已经温存得花母狗再也不能忍受，黑公狗更是做好了一切准备，决心一试身手了。却就在好事即成的当儿，斜里蹿过来一条黄公狗，就是现在跑进院里的这一条。实际上黄公狗并不比黑公狗雄伟到哪里去，或许就是因为喜新厌旧不仅是人的天性也是狗的天性，那条花母狗竟对黄公狗一见钟情，毫不犹豫地把屁股转向了它，并且一天半来一直对黑公狗夹着的尾巴也立即翘起来。黄公狗迅疾趴在了花母狗背上，臀部不断地动作。黑公狗见状，不由得妒火中烧，心肝欲裂，用嘴咬住了黄公狗腩上的一大撮毛，狠狠地撕拽。黄公狗却是舍毛不舍乐，宁死不下岗，所以黑公狗再怎么撕拽也只能是发泄内心仇恨，无涉于主旨了。从此陶八斗的黑公狗心里埋下了对黄公狗仇恨的种子，伺机报复而难得机会。现在黄公狗居然找上门来，黑公狗禁不住两眼喷火浑身鼓胀，憋足了力气兀地跃起朝黄公狗扑了过去。两个情敌在地上翻滚撕咬，叫声尖厉刺耳。鸡鸭鹅们惊吓得连飞带跳，一只芦花公鸡仓皇之下扑棱棱落进了菠菜盆中，脚踩热汤拼命挣扎，在盆子里跳起了芭蕾。紧急之下，只听一声“狗操的”大骂，一杆枪跳将起来，圆抡步枪，一狗给了一枪托，黄公狗嗡嗡叫着落荒而逃，黑公狗夹着尾巴怯怯地跑到了主人陶八斗脚下。一杆枪乘胜追击，两手抄起了菠菜盆里的芦花公鸡，一扬胳膊扔到了墙外。其他鸡鸭鹅们见事不好，连飞带跳冲出了院子。

一场骚乱宣告平息，人们的视线一下子集中到了芦花公鸡舞蹈过的那盆猪肉熬菠菜上。那盆猪肉熬菠菜依然往外冒着热气，依然往外散发着香味，但是芦花公鸡爪上身上的尘土脏物恰到好处地混合到了汤水里，使得原本漂着油花的汤水变得浑浊。方才热闹的院子一下子鸦雀无声。还是陶

丙万反应敏捷，他大步跨向了菜盆，从盆里撇出了两勺汤泼在地上，把盆里的菜使劲搅拌了搅拌，一勺一勺地盛到了碗里，然后，直起身，举起勺，威武雄壮地大喊一声：“开饭！”一千人等闻声而动，每人端过一个黑瓷碗，拿起两个大白馒头和一个玉米面地瓜面混杂的窝头，蹲到地上大吃起来。院子里顿时响起“吧唧吧唧”一片声浪，且越响越大，越响越远。唯有东厢房墙根小圆桌周围的五个知识青年望着岳素云端到脸前的菜碗没有动。坐在小圆桌旁边的，除了五个知青还有一个李武要。李武要对知青们此时的心理揣摩得澄明透彻。不过他没有说话，他要使用身教而非施行言传。他一手端碗，一手往嘴里扒了两大口菠菜，一边咀嚼着一边逐个看五个知青的脸，目光意味深长。李武要的“身教”果然奏效，姚晓红第一个端起了碗，模仿着李武要的样子用筷子往嘴里扒；接着是向春晖，夹起菜往嘴里送；再接着是艾琳、宋秋媛、艾珺……

大家正吃得热烈呢，谁也没有留意，竟冷不丁从站着看嘴的人丛里冒出了一句话：“很有必要，鸡飞狗跳。”站在周围的都是孩子，大人就只有一个插花头。插花头头上曾长过秃疮，害得上面这里有毛那里没毛，花花搭搭像插花地。插花头说话时鼻子和嘴巴一吸溜一吸溜地响，让人感觉好像随时要有鼻涕和口水流出，但又始终流不出。他站在这香气弥漫的院子里，看着吧唧吧唧响的嘴巴，来了这么一句，说完就出了大门，扑踏扑踏远去了。他哪里会知道这话闯祸呀！“小子反动！”一杆枪首先站起来叫喊。李武要更是敏感地扬起了头，两眼直视陶丙万。陶丙万嘴里塞得满，话语却不失时机，他应付李武要：“痴巴，一个痴巴呢，前后庄都知道的……”

早晨一开屋门，姚晓红第一个“呀呀”欢呼起来。

陶家乔知青点在村子最前面的一个崖头下面，前面是一条小河，小河对岸是一片槐树林，槐树林往上就是巍峨的牛头山。五个知青当晚到这里已天色模糊，又因为太过疲劳，没能领略到牛头山的壮美，小河、槐林的

清新。现在一见，不禁大吃一惊：听到的是小鸟的啾鸣，闻到的是阵阵甜香。五个人跳跑过小河，到了槐树林。槐树密密匝匝，阳光从花隙间透下来，鲜亮得叫人觉得可以顺着光柱攀上去，攀到一个一定十分神秘的地方。各种花色的小鸟在花间嬉戏飞跳，林子里就有了阵阵雪花似的飘落，地上也就有了厚厚的白雪似的堆积。一只浑身湛蓝头顶却又红得似火的山雀从花间探出头来，脖子一转一转地看他们，待艾珺跳起来去捉，它却扑棱棱打落一串花瓣没了踪影。宋秋媛只顾折花枝，折得多了就往艾琳怀里放，花和艾琳粉彤彤的脸颊簇拥在一起，一双黑葡萄般的眼睛镶在其中，使艾琳成了画中之人——艾琳长了一张很好看的脸，性情文静腼腆，不温不火不显不露，昨天开欢迎会的时候，她自始至终低头藏目，加之姚晓红咄咄逼人，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她。现在宋秋媛把艾琳当成了一个花篮子，艾琳拿不过来了又往向春晖怀里塞——他们把花折回去，放在房间，蔫了就随时到林子里采新的。“陶家畝的春天，浸润在槐树花的香甜里！”姚晓红多少次地这样狂喊。

五个知青刚吃完早饭，李武要来了。大家围坐在外间的方桌旁，一边三女，一边两男，李武要端坐中央。李武要说：“首先学习最高指示。”大家同时拿起毛主席语录本，准备翻到李武要说的那一页那一条。李武要却说：“先学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条。”五个人就不再翻，因为这一条是最新指示，语录本上没有的。李武要声音抬得高高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五个知青右手把鲜红的语录本举起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李武要说：“再学习‘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声音更加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五个知青同样声音更加高：“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李武要说：“最高指示暂时学习到这里。”大家就把语录本端端正正放在面前，听李武要讲话。

李武要说：“我今天本来不用过来了，昨天临走时都说好的了，可是想了想还是又过来了。为什么又过来了呢？主要是不放心。为什么不放心

呢？因为大家刚来嘛，是不是？大家刚来，今天就不安排什么活动了，主要是叫大家收拾收拾。所以今天就不多说，就开一个短会，也不叫什么会，就是我说一说，大家收拾收拾，铺盖该晒的晒晒，衣服该洗的洗洗，算是休息吧，好不好？收拾收拾以后，明天就投入战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脱胎换骨！这脱胎换骨呢，是反修防修的重大措施，具有深远意义，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步骤，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想一想，不接受再教育怎么得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啊，惊心动魄啊！”李武要大段大段地阐发起上山下乡的意义来。五位知青直腰端坐，洗耳恭听，好像这些话是头一次听说。李武要最后说：“另外呢我再说一点小事，小事呢按说也不小，因为它关系到咱的吃饭问题。要吃饭嘛就得先做饭，这个做饭问题经过和陶家乔大队革委会研究，决定：开始三十五天——为什么要三十五天？因为你们是五个人；五个人为什么就三十五天呢？我说完你们就知道了——开始这三十五天呢，你们就轮流做饭，每人七天。考虑到你们刚来不会做，先由大队的妇女主任岳素云带一带，每人带七天，你们就算是实习吧。五七三十五，这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是三十五天了吧？三十五天以后，你们就轮流着自己做了。吃的粮食，面呀米呀玉米粉呀地瓜干呀，前三个月由国家供应，三个月以后，改由大队负责。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策，咱们按政策办。岳素云是一个好同志，阶级觉悟高，三十五天以后她虽然不做饭了，但仍然负责你们的生活，负责你们的工作，到时候有什么困难可向她反映，她解决不了的还有大队，大队解决不了的还有我。再是，公社知青办指定姚晓红为大乔公社陶家乔知青小组组长，向春晖为副组长，你们做饭怎么个轮流法，由组长和副组长研究安排。”

短会开完，时已近午。李武要说：“中午饭我也在这儿吃。”说着从挂在自行车大梁上的车兜里拿出了一双筷子、一个白铁碗——他的车兜横搭在自行车车梁上，一边盛着碗筷，一边盛着语录本、笔记本和钢笔，一骑上自行车就工作生活都有了。他的自行车是五十年代初期岛城自行车制造

厂出的国防牌子的产品，骑了十几年，各种部件先后更换，仅保留着那块已经辨认不出文字的椭圆形商标了，一跑起来丁零当啷老远就听得见。公社大院的干部们说，李武要的自行车是浑身都响，只有铃铛不响。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浑身响。李武要的自行车早没了铃铛——浑身的响声如此之大，铃铛已属多余。李武要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几乎天天骑着浑身响只有铃铛不响的自行车，来往于公社和陶家乔，在崎岖山路上，成了陶家乔社员眼中的一景，当然这是后话。现在李武要要在陶家乔知青小组吃午饭。他蹲在地上，右手拿筷，左手掐玉米窝头，咬一口窝头扒一口菜，只见得喉结飞快地上下蹿动，喉咙里不停地咕咚咕咚作响，转眼间碗就空了；再倒上半碗温开水，转了转，咕噜咕噜漱漱口，咕咚一声咽下去，随即大声地咳出一口痰，呸地吐到墙根。至此吃饭的全部程序宣告完毕。李武要把碗依旧放回车兜，从车兜的另一边摸出一个红塑料皮的笔记本，从夹在里面的钱票里数出一毛五分钱和四两粮票给岳素云，说：“算账。”岳素云问：“还用吗？”李武要说：“哪能不用？按标准办，每顿四两粮票一毛五分钱。”又说，“你专门找个小本子，把我来这里吃的饭一顿一顿记好，算是个证据。”岳素云就把钱和粮票接了。李武要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个灰布烟包子，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溜儿，卷了一支很粗的喇叭烟，点上，狠狠地抽了两口，问岳素云：“那个青年的问题陶丙万处理了没有？”李武要问的是昨天吃饭的时候插花头说“很有必要，鸡飞狗跳”反革命言论的那件事。岳素云说还没有。李武要站起来：“那我找他去。”扳过自行车，丁零当啷地去了。

整个下午，五个知青按李武要布置的收拾了收拾，把晒透的被褥铺好，把衣物和其他用品归整了归整。吃了晚饭，便坐下来给家里写信。

按说写信在外间的方桌上最方便，他们却是盘腿坐在各自的床上，以枕头代桌。每间屋里只有窗台上一盏煤油灯，光线暗淡，他们写起来几乎要趴在枕头上。向春晖写了一会儿，见另一张床上的艾珺一直愣愣的，就

轻轻到了东间艾琳的床边，小声征询她：“要不，你到西间和艾珺一块写？”艾琳下床趿着鞋，到西间去了。向春晖从自己的枕头上拿了纸和笔，到了外间方桌那里。

艾珺问艾琳：“姐，咱也给爸妈写信？”艾琳说：“写。我说着你写。”艾琳话里用了好多“一起”：一起离开岛城，一起参加了县里的、公社的、大队的欢迎大会，一起吃饭，一起学习，一切活动都是一起的。艾珺起初不理解：“怎么这么多‘一起’呀？”艾琳说：“说明什么事我们和大家都完全一样。”艾珺恍然大悟：“我明白了。”艾琳脸凑在纸上看了看说：“最后写上一路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说完拿起手灯，出门上厕所。

这是山民困乏的季节。夜短日长，粮缺活重。勤俭的农民将除咸盐以外的一切花销都视为浪费，煤油更是在奢侈之列，村里晚上罕有灯光。劳顿了一天，人和牲口一样地需要沉睡，陶家奁一片寂静。艾琳拉开门又闭上门的声响实在算不上什么动静，却居然那么清晰，那么悠长。所以，不久艾琳发出的那声惊叫，是确实确实把整个山村惊动把全体山民搅扰了的。这是一声足以令人闻之惊厥的叫喊，叫声还未断，全村所有的狗就一齐狂吠、鸡鸭鹅全部叫闹起来。屋里的四个知青滑掉了手中的笔，冲出了屋子。只见艾琳瘫坐地上，浑身颤抖，一只手向前指着，嘴里“啊啊啊”说不出话来。向春晖捡起艾琳的手灯，顺着艾琳指的方向寻找，结果全体同声大叫——手灯照到的是一条绛紫色的花蛇，身子半盘着，头高高挑起，一下一下地蠕动。慌乱无助之际，东墙根下咚的一声，跳进一个人来。这人光着上身，赤着双脚。他看到了那条蛇。他看到那条蛇的时候那条蛇还是像先前那样地半盘着，头高高挑起，身子一下一下地蠕动。“就是这鸡巴玩意儿呀？”他到了蛇的跟前，哈哈大笑着，围着蛇转了半圈，一哈腰捏住了蛇的尾巴，嘴里一声“操”，猛地提起，又就势抖了三抖，那条蛇便绳子一样地连动也不能动了……

晚饭后，陶丙万召集大队革委会的人在办公室“研究个事”。陶丙万

说：“今天晌午李主任找了我，叫给插花头个处理，为的是插花头说的那句鸡飞狗跳的话。那句话他是怎么说的，怎么个头怎么个肚，咱大伙儿都在场，都听得明白看得清亮。要说这话嘛，是不该这么说，可插花头这狗攘的大字不识一个，不懂得这话里是个啥意思，又是个屁痴巴，不懂规矩，可是谁叫他说在了场合上……”“我看该给这瞎熊点儿滋味尝尝！”一杆枪抢了过去，他把步枪夹在两条腿之间，两只手交替摸弄着枪筒，“把他送到公社武装部专他几天政就没那些屁症候了。”保管员陶八斗说：“就是专他几天政到头不是还得放回陶家乔来？公社武装部又不能管他吃管他喝。万一下手狠了弄断条胳膊弄瘸条腿的，还得咱养他！”一杆枪把枪托子往地上一杵：“娘×的倒也是！”岳素云看了看会计陶九顺，陶九顺正翻弄这几天的账单子，岳素云就转过脸来问陶丙万：“李主任说过什么意见吗？”陶丙万吐出一口烟：“他？他能有什么意见？还不是叫咱说了算！”“咱说了算就改他的造……”一杆枪也在抽烟。一杆枪的烟卷得粗，抽上两口就要咳，咳得惊天动地墙倒屋塌，脖子上青筋暴突，脸紫得如同猪肝，仿佛生命就要终结，直到从胸腔里“哦”地倾出一股长气，嘴里“喔”地倒出一口浓痰，整个过程才算告一段落。等到一杆枪咳完了，岳素云才又接着他那个话茬说：“改造就是干活，干活就是改造，咱一不发工资二不发粮票，还不一个样？既然李主任没有定下个意见，丙万五叔就敲打敲打他……”岳素云话说到这里，就忽然传来了艾琳那一声惨烈的喊叫……

陶丙万他们赶到知青组院子里的时候，插花头正提着那条花蛇端详。他高兴地把蛇提到了陶丙万面前：“五叔你看这大肚子，怪不得盘着不动，少不了是刚刚吞了耗子。有钱难买这服药，正好泡酒治俺五婶的腰。嘿嘿！”插花头边说边提着蛇往外走。陶丙万看了眼前的情景，便想到了刚才这里发生的一切，从惊恐中回过神来。“你站住！”他喊住了插花头，很严肃地站在了插花头跟前。但他并没在乎插花头手里提着的那条鼓胀着肚子的绛紫色花蛇，似乎插花头手里提着的真的就是一条绳子。陶丙万脑中

陡然间迸发出一个处治插花头的堪称完美的方案。“插——”他忽然意识到这种时候这种场合叫“插花头”不甚妥当，就生硬地改称他的名字，“陶十二，你给我听好了，你昨天说了反革命的话，可今天晚上为革命青年干了一件大好大好的好事，算是将功补过了。”陶丙万声音抬高了一下，“现在给你一个任务，从今往后你做好革命青年的保卫工作。晚上在墙那边把耳朵竖起来，听好革命青年这边的动静；把眼睛瞪起来，鸡狗鹅鸭坏人坏兽，一切一切的坏东西，都不准进到院子里来。更不准你起歪歪心眼儿，要是走了邪，就把你这个臊头扭下来！”一杆枪枪托往地上杵了杵，大声道：“听见了没有？”插花头嘴和鼻子吸溜个不停，把手中的绛紫色花蛇抖了抖：“真的是有钱难买，趁活着泡上效力大……”说完，大脚丫子扑踏扑踏地去了。

陶丙万等人把五个知识青年安慰到屋里去，陶家大队革命委员会会议就在院子里继续进行。会议做出了两条决定：第一条，墙东面是大队的木工屋，有两个木匠和插花头三个人做活，插花头管拉大锯和打零差，晚上住在那里看门，现在再给他明确上一个重要任务，保卫革命青年——“我刚才吩咐他的就是这个意思。”陶丙万说。大家齐声拥护，“很好很好”。第二条，会计陶九顺明天买两样东西，一个四节电池的长手灯和两个大泥罐。长手灯插花头用，晚上照得亮，看得远；大泥罐革命青年男女屋里各一个，晚上尿尿不再出门，方便又安全。

这时候插花头回来了，说那条长虫摠在五叔家盛酒的大玻璃瓶子里，瓶盖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只是瓶子里的酒不多了，五叔再拿瓜干去换一斤盛上，俺五婶腰又疼得厉害，叫五叔快回去给她捋捋。陶丙万再一次郑重地向他宣布了大队革命委员会令他保卫革命青年的决定。插花头笑一声，扑踏扑踏走到东墙根，双手摠着墙头，咚地跳到墙那边去了。

陶丙万他们又到了知青屋里，向他们传达了晚上陶十二保卫他们和每间屋放一个大泥罐的决定，然后告辞。知青们关紧了大门屋门，继续写信。除了艾琳、艾珺，大家都把蛇的故事写进了信里，写得详尽生动。